

一个城市男人与婚姻的故事



盛开的  
蝴蝶

汪  
湜  
著

时代文苑





# 盛开的蝴蝶

汪湜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盛开的蝴蝶/汪 湜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
2008. 1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313 - 7

I . 盛... II . 汪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205036 号

盛开的蝴蝶

作 者	汪 湜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郭力家
责任编辑	刘珣婷 赵 丽
出 版 社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 厂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所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 数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40 千字
印 张	12. 25
版 次	2008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8. 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

## 目 录

- A 像这样的好故事，哪个男人会不要它呢 / 1
- B 如果你愿意被打扰的话 / 4
- C 想到了一只叫做神秘的鸟儿 / 12
- D 到时候你把握好自己就行了 / 17
- E 至少是很自然的样子 / 22
- F 不这样行吗 / 27
- G 你想我们是什么关系呢 / 37
- H 让我再往前送送你吧 / 43
- I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/ 49
- J 只要你能够快乐 / 58
- K 然后我们就做那种很纯粹的朋友好吗 / 67
- L 毕竟是有些不一样的 / 77
- M 不，是很不一样的啊 / 86
- N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/ 92

- O 朋友就是朋友嘛 / 103
- P 说过的话可以不算 / 111
- Q 我们就好好地庆祝一下吧 / 124
- R 你是跟她走，还是想把她带走 / 131
- S 亲爱的，谢谢你并且请你原谅我 / 140
- T 现在我们仍然是很纯粹的 / 146
- U 跟着你，去哪儿我都愿意 / 151
- V 我愿意，当然是很愿意的 / 159
- W 你今天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/ 165
- X 你是喜欢蚂蚱，还是喜欢蝴蝶 / 173
- Y 现在还是让我们相互坦白吧 / 181
- Z 还是先不说那么明白吧 / 187





A

## 像这样的好故事，哪个男人会不要它呢

又是万物苏醒的春季。傍晚，飘起了片片飞絮一样的雪花，书房里的刘思扬轻轻地拉开那扇铝合金窗户，站在堆满了书刊的写字台前，看到对面楼顶上仿佛铺上了一张硕大而洁白的铺盖，再探出头来向下看，落到地上的雪变成了水，把道路弄得明晃晃的、湿漉漉的，可能是由于大地回春的缘故吧。是啊，上午从教研室出来，在流经校园的银子河畔漫步时，岸上那含笑的桃花已经闹得人眼发晕，心也都有点儿乱了。望着这眼前的春雪，想着那河畔上的桃花，某些关于雪的唐诗宋词，便打着漂亮的旋转飘然而至，在他的脑海里翩跹起舞。于是他就将它们轻轻地吟诵出来了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阵莫名的惆怅。没办法呀，这是他作为一个研究唐宋文学的副教授的职业

习性，他时常会将眼前的事物与那些遥远而浪漫的文人骚客挂起钩来。好在这一回他并未让那些古人把自己带得太远，而是在转了好几道弯之后回到了现实之中，回到了当下。他是暗暗地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之后才回来的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眼下的问题并不算少。

比如，又快到了要做晚饭的时候，而冰箱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，这会儿是不是应该下楼去，迎着飞雪到菜市场上，挑选几样新鲜的蔬菜？丝瓜还是豆角？韭菜或者西芹？要不把它们全买下得了，反正是要为自己很认真地弄一顿像样的晚餐，不然就有点儿对不住这场难得一见的春雪了。

然而，晚饭还不能算是最要紧的事情，等会儿再说也没有多大关系，现在不妨先考虑一下晚饭之后要做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自己应该如何度过这个春雪之夜。

今晚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了。而一个人的时候，总会让他有一种莫名的喜悦，一种莫名的期待，甚至一种莫名的恍惚。

一个小时之前，他的妻子白洁打来电话说今晚不回来了，要临时替人加个夜班。她是护士长嘛，值夜班、带夜班、替人上夜班，这很正常，他早就习惯了。今天不是周末，他们的儿子刘金当然还得住在寄宿学校里。今夜，这个家是属于他自己的，时间完全可以由他自己支配了。那么，晚饭后不妨再到银子河畔走一走，看看那夜晚里的桃花；或者坐下来温习一阵子李商隐和柳永；或者干脆关闭灯盏，懒洋洋地躺到沙发上，让刘少椿的古琴声和陈悦的箫声陪伴着自己。想一想，在这个春雪之夜，吟咏诗词、欣赏名曲，不也是很美妙的享受吗？哦，或者还可以邀请某位朋友品茗夜话，或者连个电话也不打，就做一个不速之客，踏雪访友去。可是该邀请哪一位，又该去拜访哪一位呢？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，先做什么，后做什么？他喃





喃了一句粗话，妈的，这一切都成为问题了吗？唉，全是这场春雪给闹腾的呀。

其实，眼下紧紧纠缠上他的还是那七位阿拉伯数字。他是在一册过期的《文学评论》的目录页上遇到它们的，上面有他这篇颇为得意的《关于李商隐的爱情及其爱情诗》的文章标题，他用红铅笔将它圈住了。不用猜，这几位挤眉弄眼的小家伙显然是一个电话号码，并且是自己亲手用蓝铅笔记下来的。至于是什么时候记下它的，它的主人究竟是哪一位呢，他就搞不太清楚了。想了好大一圈儿，还是没能够搞清楚。而越是搞不清楚，他就越是想把它弄个清楚。不清楚就如芒刺在背，如骨鲠在喉。要是搞不清楚这个，他今晚也就做不了别的事情啦，就像他在读古诗文时，遇到了某个或生僻、或有歧义的词语那样，不搞个清楚明白他是绝不肯轻易放它们过关的。记得他曾经有过因为一个词语，深夜打长途电话，专门向他那位远在广州的导师求教的事情呢。“哼！眼前这个小小的电话号码算得了什么呢？你居然跟我刘思扬过不去，我也就得跟你较劲儿了。要是搞不清楚你这个小东西，我他妈的就不吃晚饭了，那我不就叫刘思扬了。”想到这儿，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，犯得着为此而赌咒发誓吗？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电话号码吗，狠狠地拨打它一下不就搞清楚了吗？对，只需轻轻一拨，或许就会水落石出了。当然，在拨出这七位数字之前，他已经预先想好了多种可能性的措辞，不管接这个电话者是位什么样的人。

当时，他显然不会想到，自己的手指就那么轻轻地按了几下，竟然会开启一个那么美妙（至少是很微妙的）、那么暧昧的情感故事。不过平心而论，像这样的好故事，哪个男人会不要它呢？



# B

## 如果你愿意被打扰的话

在那一瞬间，刘思扬的心理变化是相当急剧而富有变化的。

当电话响了几下无人接听时，他很有点儿扫兴，看来想马上弄清楚这个电话号码的来历是不可能了。随之而来的就是暗自庆幸：“好在这个电话没人接呀，不然的话，或许会碰到很麻烦的人与事呢。反正这个电话我是打过了，其实我也只是现在想打它一下，过了今晚，它就会被我远远地抛到脑后去了。既然已经拨了这个号码，那就让它响到出现忙音时为止吧。”

当电话响到第六声的时候（他数着呢），刘思扬点燃了一根烟，心想抽不了两口，就可以挂断电话了。可是，他刚抽了一口，还未来得及吐出烟来，就听到对方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声：“喂，你好。”





声音很温柔，很好听。这是他立刻就感觉到了的，但显然不是他所熟悉的。

他怔了一下，慌忙将口中的烟吐出来，礼貌地回应道：“你好！”

“请问，你找哪位？”对方友好地说。

是啊，他要找哪一位呢？他自己也不知道呀。他迟疑了片刻，反问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请问你这是住宅电话还是办公电话？”

“办公室的。”对方好像迟疑了一下说。

“现在，”他似乎也犹豫了片刻，接着问道，“请问，办公室里是你一个人吗？”

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，他微微一笑：“那，就算是找你的吧。”

“找我？”电话那头的女人有些迷惑了，“你是哪位呀？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呵呵——”他笑了笑，说出了一番令对方有些措手不及的话语。而这些话语，只是刹那间从他舌尖上很顺滑地滑出来的。“其实，我并不知道你是谁，你可能也不知道我是哪一位，而我之所以打这个电话，你之所以接了这个电话，不过是碰巧了吧。不是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手头不知为何正好有这个电话号码，而你呢，正好接听了它。如果你现在不是太急着回家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聊一下。”

“你这人有点儿意思。”看来接电话的那个女人此时情绪并不坏，也很乐意配合他的这种莫名其妙，她感兴趣地说，“至少，现在我接到的不是一个恶意电话。刚才我忙着在网上查了点儿资料，这会儿正好没事儿，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，因为我能感觉到，你应该是个品位不俗的男人吧？”

“谢谢，谢谢表扬。”他机智地回答道，“与其说我品位还不算太差，不如说你感觉异常敏锐，或者说你也一样很有情调吧。”

“谢谢！劳驾，还是别这样好吗？”那女人笑了一声（不过听起来挺甜）说，“嘻嘻，两个陌生人呀，刚搭上话儿，就相互吹捧上了，这不太好吧？”

“哈哈，适当地‘吹捧’一下也是应该的嘛。”就像俗语所说的“给点儿阳光就灿烂”那样，遇到合适的说话对象他总是侃侃而谈，“其实，这里面也有一个感觉的问题。我是说，对你的感觉相当不错，也许这种感觉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，想必你也不会误解吧。我得承认，你给我的感觉挺好，真的，一下子就感觉挺好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说不了几句话我就要道歉了，就要说电话打错了，就要说对不起打扰你了。可是现在我还想再打扰你一会儿，如果你不介意被打扰的话……”

“嘻嘻，你这人，真是太有意思啦，那我就允许你再适当地打扰一小会儿吧。反正我现在是舍出时间来奉陪你这个陌生的君子了。”

“哈哈，也许我算不上什么君子呢。不过，可以保证的是，我肯定不是小人。我只是一个男人，或许是个不算太差劲儿的男人。”

“你‘哈哈’笑得很爽朗啊！有着如此笑声的男人，应该不是个坏人，至少是个可以让人相信的男人。”她说。

“你‘嘻嘻’笑的时候也很动听的呀，能够感觉到，你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好女人，至少是位很有情调的女人吧？”他说。

“嘻嘻，那我现在就暂时管你叫‘哈哈’吧。如果你不想马上告诉我你的名字的话。”她说。

“‘哈哈’？哈哈，好啊，那我就叫你‘嘻嘻’吧。现在，





我并不急于想知道你的名字。”他说。

“‘嘻嘻’？嘻嘻，太有意思啦！”她说。

“哈哈，是挺有意思的。”他说。

“你是个很有意思的男人呀，现在你想说什么，那就请说吧，我愿意听，至少这会儿我愿意听。”她说。

他抬眼望了望窗外，似乎想了想：“那我们就说说外面这场春雪吧。”

“什么？春雪？”她惊喜地叫道，“‘哈哈’，请你稍等一下，我去看一眼……”

“哇！真漂亮的雪啊！”她尖叫道，发出少女一般的声音。

他能感觉到，这句赞叹是她在窗前发出来的，随后就听见了她的脚步声，她又拿起了电话：“刚才，我只顾着埋头查资料了，根本不知道外面下了这么好看的雪。”

“哦，‘嘻嘻’”他也叫着她的名字，试探道，“你也很喜欢雪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”她很兴奋地说，“前年的春节，我就是带着女儿在哈尔滨过的。那里的雪景才叫美呢！那里才真正称得上是冰天雪地呢。是啊，我们还滑了雪，看了冰灯，欣赏了冰雕。哦，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美景啊。哎，你去看过东北的雪吗？”

“去过呀，”他的声调降低了些，像是在追忆，或者是在遥望，“不过那已是五年前的事情了，等以后有机会了，还要再去看看呢。”

两个陌生的男女，通过长长的电话线，仿佛像已经熟悉的朋友那样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我说你听，你说我听，他们说着童年的雪，说着家乡的雪，说着异地的雪，说着关于雪的话题，在进行着一个关于雪的小型专题讨论会。其间，他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些关于雪的名句，比如，“泛柳飞飞絮，妆梅片片

花”；“春雪满空来，触处似花开”……也有那么几句不是很有名的，比如，“飘飘四荒外，想象千花发”；“愁人正在书窗下，一片飞来一片寒”……这就更显示出了他的广博学识。而这些诗句，他是信手拈来的。她呢，除了应和着他，更多的是发出了一些源自于内心的抒情化了的感叹。

其实，此时两个人的心里都在这样感叹着：哦，这场春雪里的对话，真的很有诗意啊！而在日常生活之中，如此诗意的时刻并不多。

窗外的白雪还像精灵一样飘舞着，但它挡不住夜幕的降临。刘思扬感觉到房间里暗了下来，可他并不想开灯，而是及时地收住了那些漫无边际的话语。他忽然地，其实也还很自然地說道：“在这个飘雪的春夜里，要是能跟一位感觉很好的陌生女人面对面，喝着咖啡，听着音乐说着话，或者什么也不必多说，就那么静静地面对着，那该是多么浪漫而美妙的事情啊……”

“是啊，在这样的时刻，”她在那边迟疑了一会儿说，“如果，能有一位很出色的陌生男人相陪，那也许是很美好的……”

“如果那个陌生的女人的形象还不错，很有女人味儿的话，那就更美妙了。”他闭上了眼睛，似乎已经看见了，或者触摸到了对方。

“是啊，”她接道，“如果那个陌生的男人看上去就挺好的，而且很有男人味儿的话，那也许就更值得她去冒一次险了。”

“看起来他得祝贺她了。”这个陌生的男人正是她所说的那种男人，她不能祝贺他一下吗？

“她也一样地要祝贺他。”这个陌生的女人正是他所说的





那种女人。

“那我们——不如干脆，”他笑了笑说，“就让他们两个在今晚见一见吧！”

“让她想一想好吗？”她犹豫了一下说。

“他很想见到她，真的，很想，非常想，现在就想！”他急切地说。

“她也想，她也有些想呀……”她说。

“那还等什么呢？干脆就让他们遂了心愿吧。”他说。

“可是，她从未经历过那样的事情啊，她当然还是有些犹豫的呀。”她说。

“他也没有过如此的经历呀。”他鼓励道，“正是因为没经历过，才要去经历，才值得去经历嘛！”

“有道理，”她赞同道，“此话听起来，很有些道理啊。”

“岂止听起来有道理呢？事实上就是很有道理啊，简直应该马上去实践它。”他说。

“嗯，经历一下也未尝不可。但是，她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，她不想后悔呢。”她说。

“这个，他并不担心，因为他是不会让她后悔的。可是他现在也有点儿想知道的是，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女人呢？”他说。

“只要他不让她后悔，那她就更不会让他失望的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，或许他也会让她有些后悔的。而她所后悔的只能是——天哪，像这么好的男人，我干吗当时还疑虑重重呢？”他说。

“嘻嘻，臭美了吧？他这不是在很巧妙地诱惑她吗？”她说。

“哈哈，要知道，诱惑有时候是双向性的呀。再者，谁又

能拒绝得了那美妙的诱惑呢？除非是傻瓜和笨蛋。她能吗？反正他是不能够的。”他说。

“现在她想知道，这个很有意思的陌生男人的职业和年龄，可以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他答道，“他是一个36岁的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”

“是吗？怪不得呢。”她笑道，“教授，教授你好！”

“她不应该同样告诉他吗？”他没有向她问好。

“哦，她比他小五岁，”她支吾道，“职业嘛，现在就不说了吧。”

“等她想说的時候再说也是一样的，其实职业并不是太重要，”他说，“重要的是感觉。”

“对呀，感觉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她说，“现在她想知道的是，他真的一定见到她吗？”

“当然！不过，我们可不可以别想太多了？”终于，他有点儿沉不住气了。“‘嘻嘻’，我们说了这么多，聊得如此投机，那就让我们见一面好吗？”

“嗯，你想在哪儿见呢？”她似乎是答应了，或者说只是想答应了。

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到我家里来嘛。”他试探道，“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到公园里去转一转，或者去河畔走一走。”

“去你家里？不太方便吧？”她也试探道。

“要是不方便，我会让你来吗？”

“哦，不，我想，那太危险了吧。”

“危险？不会吧？都那么默契了，况且都那么熟悉了，我又会把你怎么呢？”

“呵呵，只是见一面？不会发生别的什么不好的事情吧？”





她这句话不知是提醒，还是担心，抑或是启发。当时，她辨别不清这些，事后他追问过，她仍然回答不出个究竟。

“呵呵，你的这个问题有些多余吧？”他的回答有些含糊，“干吗要事先想这么多呢？”

“我能不想吗？你是男人，可以不会想那么多，我是女人啊，有些事情就不能不提早想到呀。你愿意遇到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吗？”

“呵呵，理解，我能理解你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至少会尊重你的。”

眼看就要水到渠成了，他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，就在这个关节口上，对方却以一个漂亮的滑转动作背过身，退了回去：

“不好意思呀，今晚可能见不成了，我得赶快回家去为女儿弄饭吃了，现在她自己在家做作业呢。也许等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，相见才好吧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把你的手机或电话留给我，好吗？”

“遗憾，”他苦笑了一下说，“有些遗憾啊。”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手机号。

“‘哈哈’，我记下了。有时间了，再与你联系好吗？”她说。

刘思扬有气无力地说了声“好啊”，他没有叫她‘嘻嘻’，眼下他也不想那么叫她了，也没像她那样要一下对方的手机号。





## 想到了一只叫做神秘的鸟儿

挂断这个漫长而此时并不觉得那么浪漫的电话，刘思扬仰面躺在了沙发上，在微暗之中苦笑着。呵呵，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不过是一场言语上的猎艳而已，而这个正是他的强项呢。呵呵，那就权作是一次连接男女关系的语言能力的训练吧。是啊，你得承认是有点儿遗憾的，不仅如此，甚至有些沮丧呢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这也谈不上太遗憾、太沮丧吧。不过在潜意识里有种莫名的东西在涌动，刘思扬有些把持不准。

哦，想一想，这多少有些像小时候在乡村大树上捕捉知了的情景呢。在那火辣辣的大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疼的午后，一个干瘦的少年呼唤着那条热得直喘的大黑狗，仰望着那一两丈高的大柳树，朝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噌、噌、噌，几下子就轻松地爬到了树杈间，然后呢，那麻利的少年便屏住呼吸，端坐在

